



为谁结婚

许然◎著

请在爱情盛开的时候，给它长久保鲜的理由



为谁 结婚

许然◎著

请在爱情盛开的时候，给它长久保鲜的理由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谁结婚/许然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87-3800-1

I. ①为…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9605号

出 品 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魏洪超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为谁结婚

许然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237千字 印张/16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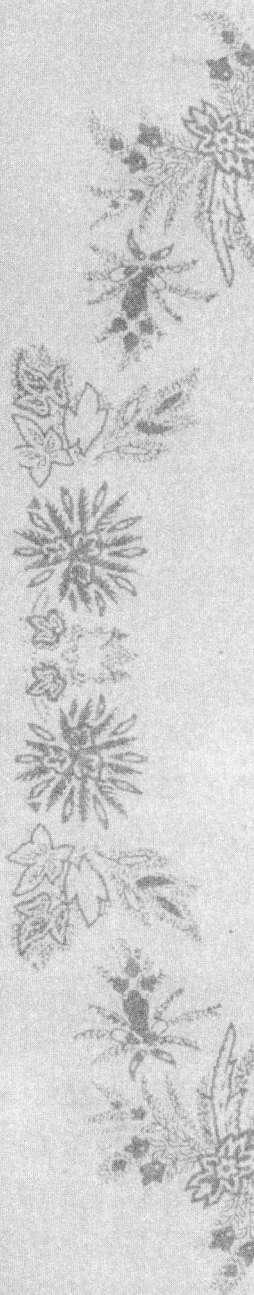
CONTENTS

01 再见	001
02 吵架	014
03 煽动	027
04 父母	039
05 房子	052
06 威胁	068
07 插足	083
08 调令	102
09 维系	118
10 断发	135

目 录

CONTENTS

11 摊牌	153
12 登记	167
13 多夜	181
14 爱我	194
15 经营	205
16 买断	216
17 恋爱	228
18 情结	240



01 再见

雷蕾给罗永浩打电话的时候，他正跟王绮雯在馆子里吃饭。

王绮雯喜欢这家馆子，为着它装修得够有情调，起名为“知音馆”更是直言它要撮合天下有情人。看了菜谱，王绮雯说：“要个日本豆腐、麻辣小龙虾、西湖牛肉羹——要不再加个夫妻肺片？”眼光侵略着罗永浩。罗永浩并非帅哥，他自小帮助家里干农活，晒黑了脸。但这不要紧，情人眼里出西施，王绮雯心底里更愿意相信：真的汉子，就该有这么张黑脸，成熟，厚重。

“菜已经不少了，这个凉菜就免了吧。”

“没事儿，我喜欢！”王绮雯说，“待会儿你也要吃！”

罗永浩知她不过图过个嘴瘾，说说而已，应道：“行吧，你说了算！”

王绮雯得胜，不再纠缠，把菜谱交到服务员手里，说就这样吧。服务员弄不清楚他二人打情骂俏的结果，问夫妻肺片还要吗，王绮雯答：“不要了。菜快点上啊。”

不是夫妻，自然不吃这肺片。王绮雯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的策划部，

罗永浩是她部门的主管。他不像其他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地防范下属，对她耐心教导。王绮雯喜欢他的淳朴与热情，很快与他生出许多暧昧来。这家公司是禁止搞办公室恋情的，一旦发现，双双开除。有人盯着罗永浩主管的位置，于是向上头打小报告，引得公司把罗永浩和王绮雯叫了去问话。这件事情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王绮雯跳了槽，进了一家报社；二是王绮雯得知罗永浩有个女朋友，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名叫雷蕾。

尽管如此，两人还是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与不紧不慢的发展，偶尔聚餐一次。在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里，男人与女人的暧昧绝无爱情道德上不纯洁的意味，反而会被视为一种难得的人脉上的财富。男人与女人间的友情若要靠得住，必然是要从暧昧发展起来的。罗永浩要发展，就要积累人脉，王绮雯就职于新闻媒体行业自然该是他人脉上的一个结点。

点了菜，两人闲聊。王绮雯突然记起罗永浩生日将到，说：“一定要送你样生日礼物，你喜欢什么？”

便是在这时候，雷蕾的电话打了过来。

王绮雯问：“谁啊，我认识吗？”罗永浩答：“我女朋友。”王绮雯识趣地噤了声。

“喂，老婆！”

“亲爱的，想我没有？”

每回通电话雷蕾都毫无例外地问这句，罗永浩拖长了声音、例行公事地答道：“想，我天天都想你，时时刻刻都想你。”

“呵呵，这么乖啊。干吗呢？”

“跟一朋友吃饭呢！”

“男的女的啊？”

“女的！”

再忠贞的爱情，都会被距离打败。距离远了，连信任也淡了，于是分隔的男女，有查房之说。罗永浩可不敢跟雷蕾说谎。以前曾有一次电话里罗永浩说和个男同事在一起，雷蕾非要罗永浩把电话交给他同事，让他说几句话。雷蕾

并非惯于无理取闹的泼妇，这等“查房”之事这么多年来就做过这一次，但这一次却令罗永浩长了记性，从来不敢对她撒谎。

“是吗？她漂亮吗？”

“挺好的。”

“是上回那个吗？”

罗永浩不知如何作答。

“罗永浩，艳福不浅啊！”

罗永浩心怦怦地跳。

雷蕾却没有咬着不放：“跟你说个事，我那事定下来了。下周日我就回去！票我都订好了！”

“真的？你终于要回来了！”

雷蕾毕业后进了一家高科技公司。这公司虽成立未久，但得益于市场广阔及老板英明，发展迅猛，接连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公司与办事处。雷蕾刚进去没多久，就被调往厦门办事处，干了两年才回来。两人以为生活要安定下来了，谁知很快雷蕾又接到调令，要去四川成都。雷蕾不愿与罗永浩分开，跟上头说她希望留在这里。上头回应说：要么去成都，要么就别干了。回头雷蕾与罗永浩商量，都觉得为这事丢了工作不值得，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要想找份有前途的工作就更难。何况两人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同居在一起，没有这这那那的不便与不舍得。于是雷蕾便去了成都，这一去又是两年多。在雷蕾驻外的五年里，中间只回来过六次。罗永浩虽说有女朋友，这几年却是跟光棍差不多，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雷蕾盼回来了。

挂了电话，王绮雯问：“你女朋友要回来了？”

“是啊。”

“是回来看看你，还是调回总部来？”

“是调回来。”

“恭喜啊。”

王绮雯的神情有点落寞。雷蕾一直驻外，王绮雯可以心安理得地与罗永浩

交往。但现在雷蕾要回来了，这意味着她与罗永浩的交往属于偷情的范畴。毕竟，雷蕾才是罗永浩的正牌女友，自己了不起也只是个替补。

罗永浩感觉到彼此间的尴尬，说：“你也赶紧找一个啊。”

“我想找来着，没人要啊。”

“你这么好，怎么会没人要呢？”

假若王绮雯是个美女，罗永浩说的会是“你这么漂亮，怎么会没人要”。但事实上，王绮雯不是。当然了，王绮雯也并非能把公恐龙吓死的极品丑女，中人之姿色还是有的。

王绮雯感叹道：“那句话听过吗，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不会吧？”罗永浩笑说，“真找不着？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

“好啊。”

一顿饭在两人不咸不淡的对答和勉强算得上融洽的气氛里吃完。饭后两人没了往常一起逛逛的兴致，分手各自回家。走到家门口时，罗永浩收到王绮雯的短信：“记得把我给你发的短信都删了哦，要不然你女朋友回来看见了，怕得生我的气。”

罗永浩想了想，回复说：“放心吧，我们是清白的。”

罗永浩正要开门，门却开了，走出来与罗永浩一起合租的大学同学周信，还有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从妆容可以判定他们刚刚发生了故事。周信虽然其貌不扬，但凭着一张敢把星星说成月亮的小嘴，竟也把无数御姐熟女诳上了床。

两人回屋里关上了门，罗永浩说：“口味怎么这么重？”周信答：“不算很重吧。人家也没比你大几岁。”罗永浩笑了笑，摇头不语。周信说：“我说你也别太封建了，雷蕾又不在这儿，你有机会也该放松放松自己。你说你一个人多苦啊。你不是有个红颜知己，叫什么王绮雯的吗，照我说你就应该跟她发展发展，娱乐娱乐嘛。”罗永浩笑答：“得，打住。”

罗永浩并不封建传统，他只是从不认为“潇洒”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从一而终才是成功的表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想要做到风流潇洒是需要实力的，而想要做到从一而终更是需要实力的。为着这样那样的需要与欲望，男人也好女人也罢，最后都难得存留清白，折腾来折腾去总是让大染缸给染了。说起来，风流潇洒，三分是本事，七分是无奈。比如周信，正因为还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他才有风流潇洒的权利。

罗永浩告知雷蕾即将回来的消息，说：“那些杂七杂八的人，以后是不是可以少带点回来？”

周信答：“行，我都听你的。”

罗永浩问起另外一件事情：“跟刘国庆约好了吗？”

“还没呢，马上给他打电话。我想约他明天晚上吃烤肉。上回我跟你去的那家，你看怎么样？”

刘国庆是他二人的大学同学，承蒙爹妈本事，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在本市的分公司，在市场部里做事。市场部是个容易出成绩的部门，每年诸如广告投放、渠道促销等进出款项以亿元计。刘国庆在那儿混了几年，站稳了脚跟，开始小有话语权，于是拉拢大学同学准备做点事业。他计划让罗永浩和周信办家广告公司，承接他单位的业务，里应外合地赚他单位的钱。现在大多数所谓“创业”，原理大抵如此。

刘国庆没找别人而是找罗永浩和周信，那是因为他们时常在大学时在一起打羽毛球，有着不浅的交情。为此，罗永浩提议邀刘国庆回学校打羽毛球，延续这一交情。周信同意。

次日下午，罗永浩与周信按时赶到母校，在体育馆门口候着，不多时候刘国庆来到。周信上前去拍拍他日渐隆起的肚子，说：“够能吃的，有一百八了吧？”安居乐业才能长肚子，像罗永浩、周信这样漂泊在这座城市的，肚子是无法长到这个规模的。刘国庆笑了笑，答道：“你太小瞧我了，一百八十五斤！”

刘国庆早先开的是一辆八万元的国产车，今天开的是一辆二十万元的进

口车。周信问：“换车了？啥时候换的？”刘国庆答：“上周。”周信摸着那进口车的红色皮肤，义愤填膺地如是说：“咱们老百姓的钱，都让你们这些垄断国企给赚了。”刘国庆嚷道：“滚，我炒股赚的！”周信嬉皮笑脸地说：“哟，你还炒股了你，你做哪只股票啊你？”刘国庆笑而不答。

三人吞云吐雾一番，进体育馆打球。打羽毛球是个力气活，三人之中罗永浩无疑是打得最好的，大学时代对刘国庆曾有过11：1的辉煌纪录。但今日不是争金夺银的竞技赛，而是友谊赛，罗永浩哪能对他赶尽杀绝，总是把球挑得老高，制造机会给刘国庆玩扣杀。刘国庆渐入状态，几次扣杀速度快，角度刁，堪称完美，在一旁观战的周信不失时机地喊道：“漂亮！”“好球！”

刘国庆当然知道罗永浩有意相让，心里高兴着。对许多人来说，掌握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享受别人对自己的恭维逢迎，这就是奋斗的目标。他把罗永浩杀得“屁滚尿流”，得意扬扬地说：“老罗，你退步了。”罗永浩赔笑着说：“是你进步了！”刘国庆哈哈地笑，点名让周信上阵陪他玩。

罗永浩与周信陪刘国庆畅快淋漓地打了两小时球，伺候得他心满意足，然后请他去学校门口的一家馆子吃饭。酒菜一番后，说到了正事。刘国庆说他们公司要加大广告投放力度，明年将会增加多块广告牌，让罗永浩和周信开家广告公司，代理广告牌业务。若这事办好了，以后给他们争取其他业务来做。

谈了一些细节问题后，罗永浩问：“利润怎么分配？”刘国庆答：“具体怎么分，现在还说不准。大致上我这边得占四成吧。咱们四六开，你们六，我四，可以吗？”罗永浩与周信对望一眼，说：“没问题。”刘国庆说：“那就这么说定了。”罗永浩举起酒杯，说：“为我们合作愉快，来一个！”

一顿饭痛痛快快地吃完，送刘国庆开车离去。周信说：“刘国庆这人办事不牢靠，这事做不做我看还得慎重。”罗永浩当然知道这个靠爹妈本事挤进去的刘国庆本事不够，但想了想还是回答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得尝试一下。你说有比当垄断国企供应商更好的办法吗？”按权威财经数据，某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还赶不上利润最高的两家国企。依附国企、成为大型国企的合作伙伴无疑是最好的创业之道。周信点了点头，说：“那咱们就干吧。”

接下来的几天是朝九晚六的上班生活。自从搭上了刘国庆这条线，罗永浩更觉得上班无聊——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拿着可以满足温饱却永远买不起房的工资，看不到未来，看不到结束漂泊生活的希望。于是下班之后，回到小房间里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上网，搜读如何开办、经营广告公司的文章。

周六下午周信陪罗永浩逛超市，买了新床单及若干杂物。回到家，两人将住处拾掇了一番，忙了两小时。罗永浩上网，QQ弹出消息，是王绮雯发来的：

“还没睡啊？”

“没呢。”

“你女朋友明天就回来了，怎么不早点睡，养足了精神去接她？”

“她下午才到，不着急。”

罗永浩等待许久，却不见王绮雯说话，从QQ在线状态知道她听起了QQ音乐：《心雨》！这是一首颇有暧昧情致的歌曲，歌词里有一句说“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王绮雯是有意听这歌曲，还是偶然听到的？她有没有暗示什么？罗永浩心中猜疑。对于王绮雯，他只是把她视作人脉关系中的一个小小结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至于彼此间存在的一点点暧昧，罗永浩并不以为意。只要是男人与女人交往，又怎么能没有一点暧昧？

过了许久，王绮雯突然发消息来：“记得把我们那张照片删了哦。”

“哪张啊？”

“就是那张。”

罗永浩反应过来，找到王绮雯所指的那张照片，是公司组织外出游玩时照的。王绮雯头戴花冠，把身体紧靠在罗永浩身上，一只手从背后绕过罗永浩的背搂抱着他，像个恋爱中的小女人，笑得特灿烂，特幸福。公司的司机小安给他们照相时，冲着他们两个人一个劲地喊“抱紧点，再抱紧点”，旁边其他年轻同事也起哄，两人只好遂了众意，照了这么张像是恋人的照片。这是“出轨”的罪证，当然不能堂而皇之地存在电脑里。罗永浩两根手指搭在Shift和Delete键上正待彻底删除，心里转了个念头，将这照片拷贝到电脑桌面，然后仔

细检查了一遍电脑里的文件，将他认为可能“犯规”的文件一并剪走，打包加密装进压缩文件里，然后发到自己邮箱里去。处理了电脑文件，又将手机里的短信检视删除一番。

还要做什么？

罗永浩心底里总觉得还有件事情没做，而且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若处理不好可能会令他与雷蕾爆发足够摔盆子砸碗甚至分手的冲突。但至于是什么，罗永浩却怎么也想不到，只好带着疑惑进入梦乡。

沉沉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中午，周信不知去向。去楼下小餐馆吃了个五块钱的肉丝面。他孤身漂泊在外，早养成了去小馆子填肚皮的习惯。回到家中，给雷蕾打了个电话，将旧床单扔去洗衣机，把新床单铺好。周信回来了，手里摇晃着刘国庆那进口车的钥匙。罗永浩感激他的热情，调侃说：“你开车行不行啊？”周信答：“老大，你就放心吧！”周信虽有驾驶证，但驾驶技术却是值得质疑的。他一年到头就摸上几回方向盘，经验肤浅得很。俗话说，学得才与术，卖与资本家。开车是一门手艺，有驾照，求职、干活时便多一点优势，周信虽没钱买车，却也早早把驾照考了下來。罗永浩的担心很快得到验证。周信上路次数少，上立交桥后转转转把自己给转晕了，结果绕了个大圈子才找回路。

汽车驶到半路，罗永浩猛然想起一事，说：“赶紧掉头，我得回去一趟！”

周信问：“什么事那么急？回头再说吧。”

罗永浩说：“你还记不记得，上回你管我借了两个套儿？”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前某个深夜，周信带了个女人回来，却发现他的储备已经用光，于是敲开罗永浩的房门，死皮赖脸地向他要了两个安全套。安全套是重要物资，难保雷蕾不记在心里。假若她回来拉开抽屉一看安全套少了两个，她会作何猜想？

周信知道这事情够严重，赶紧掉头。回到家，罗永浩把他的安全套拿出来，让周信和他分头去买这牌子的。罗永浩赶赴附近一家成人用品店，却怎么

也找不着这牌子的货，正着急时收到周信电话，说他买到了。

两人回家处理了这个隐患，重新上路。时间无多，周信把车开得飞快，两次差点追尾。“马路历险记”终告结束，两人来到机场，来到出口处接人。周信坏坏地问他：“老罗，想媳妇了吧？”罗永浩答：“问这个干吗？”周信说：“你要是说想，那我今晚就自动消失，让你们二人世界。你要是说不想，那我就回去当电灯泡，让你们乐呵不成。”罗永浩踢他一脚：“滚。”

开始时两人谈笑甚欢，到后来罗永浩无心说话，因为飞机到点了却没来。晚点十分钟开始，罗永浩心里越来越强烈地想：“没有出什么问题吧？”“飞机没坏吧？”“飞机没摔吧？”周信知道他的担忧，说：“没事的。咱们哪，飞机票老贵，可服务就是上不去。有一回我看网上说，咱们的飞机平均得晚点半小时。”罗永浩心不在焉地回答：“是啊。”周信海阔天空地扯些话题来说，罗永浩心怀忐忑，只是随口敷衍。

飞机在晚点四十分钟后终于抵达，罗永浩终于放下心来，望眼欲穿地盯着出口处，终于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罗永浩！”雷蕾看见罗永浩，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小步奔跑过来，扑进他的怀抱。

雷蕾头发烫卷，尽显女性柔情。一袭短裙，一双长靴，将她高挑身材表现无遗。简单的一件黑色羊绒呢大衣，一条紫红色围巾，阐释着一个知性美女应有的风采。

周信盯着看了许久，才确信眼前这个气质美女就是雷蕾。上大学时，雷蕾可说是既无容貌，又无气质。她长得高高瘦瘦，还略有点黑，戴副框架眼镜，爱穿那种不显身材的T恤与长裤，扎个最普通不过的马尾，扔人堆里无人能够发现。最要命的是她脸上那两位数的青春痘，足以让她与美女二字彻底绝缘。永远半低着头，说话细声细气，无时无刻不透露着自卑的气息。也许她如此普通平凡，才会看上罗永浩这么个同样不出色的农家孩子。而七年后的今天，雷蕾的青春痘消失了，身材变丰满圆润了，皮肤变白了，装扮入时了，穿的衣服名贵了，气质提高了。

现在罗永浩与她站在一起，多少显得有点癞蛤蟆吃上天鹅肉式的不协调。

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人拖着行李箱走到雷蕾身边。雷蕾与罗永浩拥抱过了，介绍说：“这是我男朋友罗永浩，这是我们公司的李总李时真先生。”两个男人握手。“李总您好。”“您好。”罗永浩问：“李总准备怎么回去，我们开了车来，要不我们送你一程？”李时真答：“我朋友来接我，马上就到，就不麻烦你们了。”雷蕾说：“李总，那我们就先走了。”李时真说：“好，明天我们公司见。”

道了别往外走，罗永浩问：“你们这个李总也调回总部来吗？”

雷蕾答：“是啊。我们公司的销售副总离职，李总回来接替他的工作。”

“哦，”罗永浩问，“然后他就把你给带过来了？”

“嗯。”雷蕾答，觉得有所不妥，补充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都这样。”

罗永浩醋溜溜地想，李时真调回总部要带上雷蕾，他们应该合作得很愉快吧？

周信一手拎包，一手拖行李箱，引领二人来到停车场，为二人开关车门，尽心扮演司机、仆人角色，给足罗永浩面子——他们没钱没势，也只好兄弟之间互相给点面子了。透过后视镜，见罗永浩与雷蕾四手相握，满脸的柔情蜜意，却一言不发，周信笑说：“你们有话就说啊，当我不存在就行。”罗永浩回应：“好好开你的车，别走差了道。”

回到罗永浩与周信租住的出租房，雷蕾随手把房门一关，扑倒在床上：“我好想念这张床。”她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与罗永浩在这张床上度过的，尽管短暂，却美妙无比。罗永浩过来抚摸她的秀发，在她脸上轻轻一吻。尽管默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

稍事休息，出去吃饭，周信做东请罗永浩与雷蕾去了附近一家颇上点档次的馆子。从来只舍得在馆子点便宜啤酒的他竟破天荒地点了瓶百元红酒助兴。饭后周信把罗永浩与雷蕾送回楼下，说：“我现在把车给刘国庆送回去。今晚

我就不回来了，晚上睡觉记得锁好门啊。”罗永浩说：“走你的吧。”周信贼笑着上了驾驶座。

回到家把门关好，罗永浩把雷蕾扑倒在床上，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得九，四四十六。事后雷蕾躺在罗永浩臂弯里，说：“我好想你。”罗永浩把雷蕾抱得更紧，嘴唇在雷蕾身上摸索，说：“我也想你。”

“你知道吗，每回我想你想得受不了的时候，我都恨不得不干了，回这儿来。你知道我多想天天跟你在一起。”

“我也想天天跟你在一起。我也经常想，要是我一个月能有两万块钱收入，我就让你回来。你要是喜欢就出去找个活干，不喜欢就在家里待着，我养你。”

可惜罗永浩工资不高，现在也不过年收入六七万元而已，要在这座高消费的城市养老婆，养未来的孩子，痴心妄想。雷蕾必须出去工作，为了挣到买房、养孩子的钱，还被迫接受了驻外的调令。这几年里，雷蕾几度回来找工作，但几次面试她都不满意。到雷蕾荣升经理、月薪过万元后，另找工作的想法就再没有起来过。以她的资历要跳槽找回一份同样薪水的工作，难度不小，风险也不小。总之，开始为了饭碗，继而为了发展，后来为了万元薪水，他们就把生命里最美好的几年给浪费了，分居两地，在思念爱人中度过。

分居两地磨损了他们的感情，也考验了他们的感情。两人都深信，对方是会陪自己走完一生的人，值得信赖与珍惜。

雷蕾在罗永浩的怀抱里沉沉睡去，醒来时已是深夜。雷蕾告诉罗永浩一个好消息：公司人事调整，原西南分公司负责人李时真被任命为销售副总，而她则被任命为市场部副总监，薪水调整为税前年薪三十万元，每月发两万元，余下根据业绩考核情况当做年终奖发。

年薪制存在于大企业里，向中高层管理人员实施，普通员工拿月薪。罗永浩说：“我老婆了不起啊，都拿年薪了。”

雷蕾答：“其实工资没涨多少，压力却要大得多。你知道我原来是销售线上的，现在要转去做品牌，还真有点不适应。”

罗永浩问：“现在你坐上了市场部副总监的位子，以后应该不会被调来调去了吧？”

雷蕾答：“那很难说，谁知道上边的人怎么想的。”

见罗永浩怅然若失的样子，雷蕾打趣说：“你可要好好对我哦，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上边申请，调到乌鲁木齐去。”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罗永浩把雷蕾按倒，装出一副要侵略她的样子。雷蕾说：“先别闹，跟你说正经的。”罗永浩问：“什么？”

雷蕾向罗永浩讲起了他们公司销售系统的新构架：董事长以下是总裁，总裁以下是主管研发生产、销售、财务、行政的四个副总裁，销售副总裁以下是市场部、网络渠道部和华东、华南等七大分公司的九个总监，市场部总监下有品牌组、公关组等七个经理。雷蕾任职副总监，分管品牌广告投放、促销广告投放、公共关系维护等花钱项目。又说公司原来的销售副总裁突然离职后，李时真因业绩出色被提拔为副总裁，但他原来主导的西南分公司毕竟是七大分公司里最弱的，因此他要坐稳副总裁的位置不容易，现在正忙着安插他的人进各要害部门，把雷蕾调回总部任市场部副总监是动作之一。

总而言之，李时真需要雷蕾坐镇总部为他效力，雷蕾再不会被轻易外调。这下罗永浩与她可以过上稳定安生的日子了。罗永浩说：“既然这下你跑不了，不如，你嫁给我吧？”

雷蕾幸福着：“你就这样求婚啊？”

“请相信我的诚意！”

“那戒指在哪儿呢？”

罗永浩语塞，瞄到桌上有两听啤酒，便把拉环拉开捧在手上，单腿跪地，说：“嫁给我吧。”雷蕾笑答：“傻瓜，求婚戒指只要一个，结婚戒指才是一对。”罗永浩把一个拉环扔进废纸篓，又说：“嫁给我吧。”然后不容分说地把拉环往雷蕾手指里戴。雷蕾被他弄得手指生疼，忙抽回手来，说：“没钻戒甭想娶我。”

“真的没钻戒不嫁吗？”